

湛
淵
靜
語



11890

湛
淵
靜
語

白
挺
撰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湛淵靜語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洪淵靜語者。洪淵子與客語于靜也。洪淵姓名爵里。不聞于時。家西湖。西有泉自竺山來。及門而瀦。洪然下見白石。若隔一膜。愛之。客至。呼坐榻就淵。四空無人。林影在水。掀髯劇談。大而天地之深厚。細而品彙之化育。至於聖賢之大訓。古今之明戒。日用之小物。下至滑稽談諧。任情極口。談輟則笑。笑復談。兩不知其是非非是也。又病忘。客退。欲持以質諸人。忘之矣。於是具白聖寸。遇所得。隨樹石牆壁識之。幸而不漫滅。則子弟輩更書于冊。積三十年。其不遂忘而獲識之者。蓋百分一。其識之而不遂漫滅。獲更□焉者。蓋十分一也。風漂塵轉。走南北半天下。所聞日益廣。得說日益多。聚之一篋。然猶以洪淵名者。何居。吁。始予之愛淵而居之。且以名吾愛也。今予與淵相忘。不知我之爲淵。淵之爲我。向所謂湛然者。不在乎淵。而在予方寸閒矣。豈區區一水云乎哉。然謂之靜。猶及夫功名世故之末者。人之情也。人生如一杪忽於天地之大。而能與天地配。以其道可達乎二者也。此道可獨善。卑卑爲沮溺之爲哉。窮巖穴。老簞瓢。豈人之情。人之不幸也。時有不至。特不可幸而強去之耳。靜常靜。動可常動乎。故亦曰洪淵靜語。若夫漉漫叢脞。無補於世教。則稗官之設。稗不及穀粟。不愈於土炭耶。是則苟存之意。洪淵子自序。

洪淵先生有德有言人也。往予客江左。得相師友。始取惟文墨議論。歷年多。且游其里久。適知文行之美。出乎天性。五歲能屬對。八歲能賦。小時十歲能刺股肉。起母之疾。旣冠。豈孤貧。依多書之家者二十年。晝繙夜讀。無大故。不出戶庭。文聲獵獵起。旣仕。喜推挽後來。成就寒隱。濟人利物事。人能誦言之。所交南北知名士。如文本心。何潛齋。劉須溪。牟獻之。方萬里。夾谷士常。閻子靜。姚牧菴。盧處道諸公。莫不

禮遇相與爲忘年之游。期於遠大而先生泊然以退爲樂。將爲河爲海。欲爲川瀆而止。可乎。二畝之宅。竹樹半之。嘗鼓一簋自隨。客至卽屏去。一日臥內見之。乃所著有餘師。經子類訓。集翠裘等書也。引證嚴密。言論醇正。雖汎說調笑。具有微意。非若今所謂雜說。無益於學。徒玩物喪志。惜汙塗竄益。不加比緝。予哀其勤。慮其久致散軼。勉爲次第。併詩文合百卷。靜語其一也。淇淵名滿天下。嘗自謂平生受用全得。謝上蔡去一矜字力。文章翰墨。所至傳誦。藏去如遇奇物。予老矣。尙懼美行爲文所掩。故因其敍索言之。庶知予取友之道不苟也。先生姓白氏。名珽。字廷玉。錢唐人。今年六十又三。淇淵其山居故扁云。至大庚戌夏四月二日。友生海陵周陳伯暘甫敍。

湛淵靜語卷一

元 錢唐白 珽廷玉撰 海陵周 陳伯陽編

理宗聖德天縱。問學日新。潛龍越邸日。嘗從多士賓興。較藝文場。及卽位。中外稱爲文章天子。林希逸兼崇政殿說書。首進養性存心二說。卽日降御批云。心者神明之舍。欲養其性。必存其心。觀卿進說。姑以七言寓意云。方寸中涵一太虛。操存須用養工夫。瑩然鏡淨無纖翳。一性融明萬理俱。

景定癸亥九月。禋祀於太室。禮畢。上乘輅詣明堂。連日陰雨不解。至是。輅次六部橋。雲色漸開。日影穿漏。都人忻慶。時執綬官某。見天顏和懌。奏云。此晴自陛下方寸中來。上不語。又奏。臣聞陛下於禁中晨夕叩祈。上亦不荅。又奏。臣聞皇太子亦露禱宮中。上始云。卿何自知之。曰。臣傳聞如此。乞付史館。上復不荅。還內。次日。肆赦。禮成。內批出某人與郡。

伊川先生六代孫淮。咸淳間爲安慶倅。明道年五十四卒。二子相繼早世。無後。淮之族尙蕃。居池陽。婦人不纏足。不貫耳。至今守之。有中庸大學理粹一編。

文之繁簡。係乎人。亦係乎代。如春秋隕石於宋五。公羊雖因經作傳。而曰聞其礪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多經七字。而義猶有未盡。論語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至孟子荅滕文公。已多二也。字。而劉向載泄冶之書曰。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

爲之靡多。論語之半，而意始顯。及觀書，有曰：爾惟風，下民惟草。復減論語九言，而意亦顯。劉向載楚莊王之言曰：其君賢君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下君也，而羣臣又莫君若者亡。而書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語意煩簡，不如是。何以別聖經賢傳。

有士人投啓事於真西山，以館齒德對師尙父，又用運籌帷帳之中，館客哂之。西山曰：師尙父，謂可師，可尙，可爲人父。漢書言帷幄，史記作帷帳，不可哂也。

古者及漢人用字，如一之與壹，二之與貳，三之與參，其義皆同。毛詩鴈鳩序，刺不壹也，而正文乃云：其儀一兮。孟子市價不貳，趙岐註云：無二價也。本文用貳字，注用此二字。周禮天官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五人，則參與三伍與五通也。所謂肆，周禮注編懸之四，八曰肆，六六亡奇，馬援傳今更共陸陸，七則秦有漆娥臺，用此漆字。捌，廣韻云：無齒杷也。本作扒，今借爲八。九十百千万，與玖拾佰仟萬皆有通用也。文中子中說，杜淹所撰，中間多有疎謬處，所以啓或者之疑議。然王氏子弟如王凝福時，不無傳會於其間，以張修其門戶，且如王道篇云：李德林請見，子與之言，歸有憂色。門人問子，子曰：德林與吾言終日，言文而不及理，門人退，子援琴鼓蕩之什，門人皆沾襟焉。又禮樂篇云：安平公問政，卽德林也。余按史，李德林卒於開皇之十年，時文中子甫七歲，固未有門人。德林何自而請見問政，門人何自而聞琴流涕，此亦疎謬之一端，不但唐開國佐命功臣皆其弟子也。

方秋崖岳守南康日，勝湖廣綱梢據石間，薄人於險，橫吾境者，賈秋壑爲湖廣總領，怒其不存體統，訴於

朝時論不以爲然。令與方邵武兩易其任。離郡日。有綵旗餞之行者。書云。秋崖秋壑兩般秋。湖廣江東事不侔。直至南康尋體統。江西又隔兩三州。

五行天一生水。平菴項氏謂雨雪霜露。雲霧霰雹。成水之物。皆降於天。地二生火。丹砂石火。槐檀柞櫨。取火之物。皆生於地。此說是已。然卽人之一身求之。亦可槩見。人貪心動則涎生。哀心動則淚生。媿心動則汗生。怒心動則精生。方心之未動。卽太極也。此心之動。卽太極之動而生陽也。陽動而生水。卽天之生水也。蓋神存於心。神爲氣主。神動則氣隨。氣爲水母。氣聚則水生。所以呵聚而成河。

宋辛居士。字夷仲。隱於襄陽漢水之西。結廬竹林中。春月。霽。簞。充酒資。截竹成筒爲酒器。或問其故。荅曰。我性愛竹與酒。欲令此二物常竝耳。巴陵王休若往造之。居士善彈箏。方坐林中彈箏。不爲禮。少頃。回顧其子云。取豹皮中五錢。爲殿下市瓜。置箏共語。王之賓客欲聞箏者。指令居士彈。居士曰。辛非王門伶人。何事見逼。吾所以勝於君等。正爲舉止自由。若聞命鞠躬。卽與君等何異。占對詳雅。衆不能屈。胡文定公爲之傳。

眉州蘇先生杲。老泉之祖。輕財好施。急人之急。孜孜者不及。歲凶。賣田賑濟其鄉里。逮秋熟。人將償之。終憐其貧。辭不受。久致破業。厄於飢寒。然未嘗以爲悔。而好施益甚。後三蘇以文章名天下。近世金壇劉漫塘父。忘其名。號雲茅居士。家貧尙義。嘗除夕絕糧。轉貸得斗粟。忽所親來貸米。家人有難色。居士曰。我猶有情處。彼誰與之分遺一半。不少吝。居鄉曲。多有濟人利物之事。後漫塘亦以文章顯。上天佑善。

其報不爽類此。

文字閒一字各義。曰假借。亦有兩字各義者。莊子有載晉人注。梁之賢者。姓戴。字晉人。非晉國人也。亦猶扁鵲姓秦。名緩。字越人。泗州大聖。何人也。出隋書。西域傳謂何國人也。非誰何也。檀弓記。容居及叔仲皮妻。魯人也。鄭康成注。謂魯鈍人也。亦非魯國人。臯陶。舜臣也。周禮。韓人爲臯陶。陶如字。鼓匡也。絳。灌。周勃。灌嬰也。楚漢春秋謂高祖之臣。別有絳灌一人也。班。馬。班固。司馬遷也。左傳。自有班馬之聲。注。班別夜遁。馬不相見。故鳴也。巫咸。商臣也。周禮。自有巫咸。巫與筮同。漢劉盆子。魏自有劉盆。齊孟嘗君。漢自有孟嘗。馮異傳。不忘巾車之恩。注。鄉名。非春官掌車人之巾車。史記。楚靈王死於申亥。爲天下笑。申亥。人姓名。非甲子。杜詩。亦人名。非杜少陵詩。丁寧告戒也。左傳。伯棼射王。汰轉及鼓跗。著於丁寧。注。轅上鉦。非告戒。委蛇。委曲也。莊子。澤有委蛇。蛇如字。神名也。蘭若。佛寺之小者也。選詩。蘭若生朝陽。若亦如字。蘭與杜若也。白社。蓮社也。隋自有白社。黑社。賊。雁行。兄弟序也。禮。兄之齒雁行。莊子。自有雁行。避影。行亦如字。側身行也。束脩。束脯也。東漢劉般束脩至。行爲諸侯師。注。謹束脩絮也。胡廣傳。亦云束脩守善。有所勸仰。司空圖有亭曰三休。三輔決錄。自有京兆三休。皆有重名。謂杜陵金元休。韋甫休。長陵第五文休。呂布傳。亦自有三休之臺。謂其高必三休。乃至名義不同如此。又如堯舜之禪。云云。禪。亭亭。南郊賦之雲。菡萏。名義之殊。可拘一律哉。

國有災異。人君則避殿。減膳。徹樂。示寅畏也。事物紀原。謂避殿始於漢景帝。七國反。召將軍曰。楚王卬等。

重逆無道。朕素服避正殿。非也。事始又謂始於漢明帝。將起北宮。鍾離意諫曰。陛下躬自克責。降避正殿。益非也。余嘗見說苑曰。魏御廩災。文侯素服避正殿。又齊大旱。晏子曰。君誠避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同憂。其幸而雨乎。又太公六韜曰。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召將曰。社稷安危。一在將軍。乃知景帝因軍與避殿命將。正用此故事。其來尙矣。非始於景帝也。

淮南子載常娥事。許慎注云。常娥。羿妻也。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常娥竊之奔月。後漢張衡靈引爲證。且云。常娥託身於月。是爲蟾蜍。尤可笑也。余舊讀漢志。見謂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每疑所謂常娥卽常儀之誤。然不敢臆決也。及讀周官注云。儀義二字。古皆音俄。而洪丞相適嘗引詩。實維我儀。協在彼中河。樂且有儀。亦協中阿。揚雄太元亦以各遵其儀。協不偏不頗。而漢碑蓼莪。皆書作蓼儀。然後自信常娥卽常儀明矣。後人因其職占月。故啓此恍惚怪誕之論。

廬山之陽。巖崖千尺。下臨大江。厓之半。懸絡古木藤蔓。有蜂室其上。如五石瓊者四。過而利之者。下睨無策。俄有二樵謀取之。得其利。可以共濟。於是一人縋巨木而下。約二三十丈。達得蜜無算。一人於其顛引繩上下之。蜜且盡。則上之人欲專其利。絕繩而去。不顧。一人在下叫號久之。知不免。采餘蜜。併其滓食之。因不飢。蹣跚石罅。得一穴。頗深暗。顧見一物。如蛟蟬。蟄其中。腥穢不可近。又久之。忽開兩目如鉅光。燄燄人。然亦不動。其人怖甚。而無地可遁避。且其中氣煥。可禦寒。因出沒焉。待盡而已。忽一日。雷聲作。其物蜿蜒而起。雷再作。則挺身由穴而出。其人自念等死爾。不若附之而去。萬一獲免。遂攀鱗而躍。

約一二盞頃。電爲此物所掉。著地得不死。後訴於官。捕專利者杖殺之。廣值朱復之說。

一歲而易火者五。若多事。後讀洪範五行傳。乃知古人改火。關於時化。火性炎上者也。老則愈烈。於是遇物輒燃。若新火性柔。青光煢煢。無怒燎速熾之患。橫渠亦云。四時改火。蓋水之爲患常少。火之爲患常多。寒食禁火以出新火。必待盡熄天下之火。然後出之也。季春大火星高。其時爲之。亦防其火熾也。又火貴新而烹味佳。是則古人鑽燧之意。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秋取柞櫟。冬取槐檀。或問。朱文公四時取火。何爲季夏又取一番。曰。土王於未。六月未月也。故再取之。土寄王於四季。每季十八日。爲七十二日。其他四行分四時。亦各七十二日。共積成三百六十日。成歲也。

顧凱之嘗寄畫一幅於桓元。皆平生所珍愛。後竟爲元所擄。緘閉空幃。如故還之。凱之見封識不殊。但失其畫。直云妙畫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或者癡之。予謂凱之不癡也。當桓元負甲兵之盛。且將睥睨神器。況珍物佳畫。何足較乎。一拂其意。則身與畫俱亡矣。元異日出名畫示客。客有食寒具汚之者。遂惋恨竟日。不思人之所愛。猶我之所愛也。至於諷帝禪位。尋至敗亡。然後抽所服玉簪。悅追兵。幾以自脫。其癡甚矣。

楚之敗於吳而出奔也。潘子臣以舟師敗。子期又以陵師敗。楚國大惕而懼亡。子西喜曰。乃今可爲矣。於是遷郢於都。改紀其政。以定楚國。晉之遇楚於鄢陵也。范文子曰。惟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事必有內憂。及旣敗楚。文子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乃使祝宗祈死。繼而有三郤之難。夫楚之屢

敗而子西獨喜。晉之大勝而文子獨憂。何也。蓋天下之事。禍亂常生於玩愒之餘。而功業每成於憂懼之後。故震雷虩虩而有笑言。陸陸之效。同人先笑而後有號咷之凶。成敗禍福每如此。

伊川解未濟。男之窮也。繞庭袖思。且曰。只是箇諸爻不得位。終不能盡其義。適有一桶匠。底下聞之。遽云。恐卽是三陽失位。伊川爲之嘆賞。今未濟解雖不當位。剛柔應也。正用此語。下云。斯義也。聞之成都隱者。後晦庵見之。謂三陽失位一語。自出火珠林。伊川不曾看許多雜文字故也。雖然。桶匠豈庸庸者哉。胡元任漁隱叢話云。山谷謂蘭蕙叢生。初不殊也。至其發花。一幹一花而香有餘者。蘭。一幹五七花而香不足者。蕙。蘭似君子。蕙似士大夫。槩山林閒十蕙而一蘭也。楚辭曰。予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以是知楚已賤蕙而貴蘭矣。蕙雖不若蘭。其視椒楸遠矣。余謂不然。此漁隱承山谷之誤。不深攷耳。今所謂蘭蕙者。皆非古之蘭蕙也。朱文公。陳正敏辨之甚詳。今按本草云。蘭似澤蘭。生水旁。紫莖。赤節。高四五尺。綠葉光潤。尖長有岐。陰小紫花。紅白色而香。五六月盛。可佩飾。蕙。艸也。生下濕地。麻葉。方莖。赤花。黑實。氣如蘼蕪。可以已厲。陳藏器注。卽零陵香也。文公云。蕙蘭二物。本草誤甚詳。劉次莊云。今沅澧所生。花在春則黃。不若秋紫之芬馥。又魯直云。一幹一花而香有餘者。蘭。一幹數花香不足者。蕙。本草所言似澤蘭。則今處處有之。蕙則自爲零陵香。尤不難識。其與人家所種葉類茅。花有兩種。如黃說者。皆不相似。劉說又詞不分明。大抵古之所謂香草。必其花葉皆香。而燥濕不變。故可刈而爲佩。若今之所謂蘭蕙。則其花雖香。而莖乃無氣。其香雖美。而質弱易萎。皆非可刈而佩也。正敏云。楚辭所咏

香艸曰蘭。曰菰。曰葑。曰薺。曰芷。曰荃。曰蕙。曰薰。曰蘼。曰江蘿。曰杜若。曰杜蘅。曰菝葜。曰留夷。釋者但一切謂之香草而已。如蘭一物。或以爲都梁香。或以爲澤蘭。或以爲猶蘭草。今當以澤蘭爲正。山中又有一種如大葉麥門冬。春開花極香。今呼爲幽蘭。非真蘭也。菰則今之所謂石菖蒲者。葑葑薺芷雖有四名。止是一物。今所謂白芷是也。蕙即零陵香。一名薰。蘼蕪。即芎藭苗。一名江蘿。杜若。即山薑也。杜蘅。今人呼爲馬蹄香。惟荃與菝葜。留夷。終莫能識也。二先生所論如此。始余嘗疑漢官儀謂尙書郎含香握蘭上殿。豈有握生蘭花面君之理。是必燥物可囊者。又如魏武取蕙花爲香燒。及後來蘭湯之類。若用今日所謂蘭蕙。則腐草耳。何香澤之有。後得前二說。始釋然。況離騷亦云。余以蘭爲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溫公詩云。楚人歌紫蘭。花葉無傳久。循名意茲是。誰得名真否。益見非今蘭也。九畹百畝。蓋寓言耳。九畹已是二百七十畝。何得謂之賤彼貴此哉。鄭樵通志蘭一名蘼蕪草婦人和油澤頭得名今所謂蘭其根乃土蘼斷其花應鄙誤

人賦

舊讀天隨生。坡翁南軒三君子杞菊賦。皆食菊之苗耳。屈子夕餐秋菊之落英。卻是食其花。近誠齋題寒綠軒詩。黃金錢照紅玉豆。秋高更覺風味多。是食花也。余屋後有菊二十餘本。亦嘗羹其苗矣。芳馨可愛。但小苦。至秋則花與枝葉大苦。不可食。按本草。菊有二種。一種紫莖。氣香而味甘美。可作羹。一種青莖而大。作蒿艾氣。味苦。不堪食。名薺花。非真菊。如此。則今所種槩多薺耳。石湖有云。吳下惟甘菊一種可食。今俗呼爲菜菊品卑下。花細碎。其餘味皆苦。信矣。行當求所謂甘菊者。栽數十百株於寓所。以當蔬圃。

東坡杞菊賦。末云。吾方春食苗。夏食葉。秋食花。冬食根。庶幾乎西河。南陽之壽。顧潛則不然。有詩曰。春初種菊助盤蔬。秋晚開花插滿壺。微物不多分地力。終年乃爾任人須。天隨匕箸幾時餽。彭澤樽罍未遽無。更擬食根花落後。一依本草太傷渠。長者之言也。不待食菊而自壽矣。

雙峯饒氏名魯。餘干人也。講理極精。如五行說曰。洪範五行之疇。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說者以爲此五行始生之序也。蓋河圖之數。一六居北。二七居南。三八居東。四九居西。五十居中。而傳謂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是爲五行生成之序。其說可謂有據而不誣矣。然愚嘗以理推之。則疑其序必不然也。何以言之。水者。氣之津液也。火者。氣之光芒也。既有是氣。則其津液。光芒。一時皆具。各隨寓而成質。固無先生水而後生火之理也。至於木。則土之精華。金。則土之精實。必有是土。而後英華有所發。精實有所聚焉。則木金亦安有先土而生之理哉。且既有是土。則其英華。精實。亦一時皆具。各隨寓而成質。無先生木而後生金之理也。以此觀之。則謂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爲五行所以生之序者。吾有以知其必不然矣。況陰陽交感之際。其機開不容髮。使天既生水。越五而後地成之。地既生火。越五而後天成之。則陰陽不相逮。亦何自而成生物之功耶。以此觀之。謂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而爲五行所以成之序者。吾又知其必不然矣。蓋嘗思之。造化之初。陰陽二氣而已。陰濕而陽燥。陽煖而陰寒。二者相摩。則其寒且濕者。蒸潤而爲水。雲雨。煖且燥者。激烈而爲火。

是也。是二者以氣交於空中而成質。而無所待於土。故皆輕清。本大固皆輕清二者之中水稍重濁而別也。清濁之土。則氣之升降轉旋。而其查滓圓聚。凝結於中央。以成形成體者也。土之形體既成。然後二氣之精。得以蓄藏於其中。相與醞釀。以生物。陽之盛者。必發達條暢。而爲木。陰之盛者。則收縮堅凝。而爲金。是二者以氣交於地中而成質。非土則不生。故皆重濁。木金固皆重濁二者之中木稍輕清而金尤重濁故木浮而金沈由是言之。五行之生。水火居先。木金居後。而土居其中。其卒不越乎三而已。洪範之序。蓋以言五行方位之序。而非始生之序也。五行方位。水北、火南、木東、金西。土居中央。南北爲經。東西爲緯。東北爲首。西南爲尾。中央其總會也。故其數之序。先經而後緯。上首而下尾。而以總會者包括其中焉。不然。五事之目。一貌、二言、三視、四聽、五思。亦豈始生之序然耶。今試以人之始生。明之。方其稟氣賦形之初。惟陰血陽精之聚而已。陰血、水之象也。陽精、火之象也。精血合。然後胚胎而成形體。形體、土之象也。形體具。然後毛髮齒甲有所傳而生焉。毛髮、木之象也。齒甲、金之象也。造化之始。其事窅冥。莫可深詰。人肖天地。其理當無以異也。若夫河圖之數。一六居北。二七居南。三八居東。四九居西。五十居中。則是五行方位所得自然之數。而傳所謂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者。蓋卽河圖之數。而以類分之。則奇數屬天。陽之象也。偶數屬地。陰之象也。以列分之。則一二六七經乎南北。太陽、太陰之象也。三四八九緯乎東西。少陰、少陽之象也。五與十綜乎中央。陰陽中氣之象也。故以前五數言之。則天一者。太陽之謂也。地二者。太陰之謂也。天三者。少陽之象也。地四者。少

陰。天五者、陽中之謂也。以後五數言之。則地六者、太陰之謂也。天七者、太陽之謂也。地八者、少陰。天九者、少陽。地十者、陰中之謂也。天一與地六合於北。是太陽與太陰交而生水之象也。地二與天七合於南。是太陰與太陽交而生火之象也。天三與地八合於東。是少陽與少陰交而生木之象也。地四與天九合於西。是少陰與少陽交而生金之象也。天五與地十合於中央。是陽中與陰中交而生土之象也。觀奇偶二數。經緯錯綜。以成自然之文。則陰陽二氣。判合往來。以成天地之化者。其象粲然可見矣。大抵天地之化。參伍不齊。而各有條。故以五行言之。其氣質雖五。而所以生成之序。則三。其方位雖五。而所以流行之序。則或五而或四。以十幹觀之。則土與四行迭運而爲五。其數奇。其象圓。屬乎天也。以十支觀之。則土寄王於四行。而爲四。其數偶。其象方。屬乎地也。陰陽家所謂天幹地支是也。然屬乎天者。五分十幹。而每行各得其兩。是以奇而函偶。屬乎地者。四分十二支。而每行各得其三。是以偶而函奇。二者。蓋天清地濁之氣。配合流行。而陰陽奇偶。交相錯綜之數。如磨之旋。兩扇相合。而其齒參差不齊。此萬變之所從出也。或曰。土一也。屬乎天者。則是四行而迭運。屬乎地者。則寄王於四方。何也。曰。自天而言。則與土四行。均爲天中之一物。故其氣之流行。不得而獨異。自地而言。則土乃地之本身。而四行無不統焉。故其氣貫乎四者之中。而無不在也。曰。或謂土王於夏秋之間者。七十有二日。或謂四季之月。各一十有八日。總之爲七十有二日。此迭運與寄王之說也。其然乎。曰。是二說者。一則得其數而失其期。一則得其期而失其數。皆竊聞其說而意之。而未知所以說也。蓋土之休王。不可得而見。所可

辨者。幹支而已。故以言其期。則凡歲月日辰之值夫戊己者。卽幹土所王之期。值夫辰戌丑未者。卽支土所王之期。以其數。則一歲之中。日與月之值夫戊己者。均之爲七十二日。其多寡與四行等。注內又注。或疑以日計之。則一句之中。爲戊己者二日。通一歲三十六旬。則爲戊己者。信乎七十有二矣。若夫以月計之。則甲丙丁戊己辛壬癸之歲。爲戊己者才兩月。僅爲日六十爾。乙庚之歲。爲戊己者四月。則又爲日百有二十焉。何以言其爲歲均之爲七十二日耶。曰。一歲之中。月十有二幹。凡一周而復過其兩。以一周言之。則爲戊己者兩月。固止六十日爾。以復過其兩言之。則又有餘日存焉。故通自甲至癸十歲而計之。則月之值戊己者。正相合。值夫辰戌丑未者。均之爲百二十日。其多倍于四行。此皆有實而可據者也。舍幹支而語其期與數者。吾未之信也。曰。五行流行之數。以幹支而別。其異則固然。幹數十而支數十二。其故何也。曰。天之中數五。故氣之屬乎天者。無適而不五。五氣各一陰陽。故倍之成十。地之中數六。故氣之屬乎地者。無適而不六。六氣各一陰陽。故倍之成十二也。曰。幹土二。支土四。何也。曰。以五氣配五方。則陰陽之中氣合於中央。而所以爲土者一。故倍之而成二。以六氣配六方。則陰陽之中氣互交於中央之上下。而所以爲土者二。故倍之而成四也。曰。然則天之中氣。何以不互交於上下也。曰。天包上下故也。地之中氣。何以不竝交於中央也。曰。地據中央故也。以此觀之。其奇其偶。莫非天理之自然。豈人所能損益也哉。雙峯五行之辨。已極精到。但以一爲太陽。七亦爲太陽。二爲太陰。六亦爲太陰。未易曉也。